
互联网上的公众表达

陈红梅 著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资助出版

· 传播学研究书系 ·

互联网上的公众表达

陈红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联网上的公众表达/陈红梅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8

(传播学研究书系)

ISBN 978-7-309-10877-4

I. 互… II. 陈… III. 互联网络-舆论-研究-中国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6154 号



互联网上的公众表达

陈红梅 著

责任编辑/黄 冲 张旭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69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877-4/G · 1397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互联网传播的纷纭话语	1
第一节 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	2
第二节 群体极化的风险	11
第三节 技术发展的悖论	18
第四节 网络民主化的是与非	25
一、大众书写	25
二、网络狂欢	27
三、网络运动	29
四、网络亚文化	32
第五节 小结	36
第二章 互联网公众表达及其历程	37
第一节 互联网与公众表达	38
一、公众表达	38
二、公众表达的意义背景	50
三、互联网与公众表达	64
第二节 互联网公众表达的发展历程	65
一、互联网的诞生	65
二、国外互联网传播的发展概况	68
三、我国网上公众表达的发展	75
第三章 互联网公众表达的形式	87
第一节 博客：使用动机和使用状态	90
一、博客使用动机	92

二、博客使用状态	99
三、小结和讨论	105
第二节 微博：热点议题及其演变	107
一、研究背景	107
二、微博上的热点议题	110
第三节 论坛：参与情况和议题特征	116
一、网上论坛的分布	116
二、早期的论坛传播	121
三、论坛传播的现状	131
第四章 互联网公众表达的影响	137
第一节 网络流言	138
一、网络流言传播的特点	139
二、培养网络时代的“智者”	145
第二节 集体行动	151
一、集体行动与互联网传播	151
二、案例分析：“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的媒介影响	156
三、小结和讨论	171
第三节 公民新闻	172
一、网络公民传播的现状	172
二、案例分析：公民传播对新闻报道的影响	175
三、小结	183
第五章 结论：互联网传播与传统媒体	185
第一节 实时传播的反思	187
一、发生即接收	188
二、空间背景解体	190
三、技术操控的后果	190
第二节 变化的传播环境	192
一、从公众到个体	192
二、分化的精英	194

目 录

3

三、尴尬的媒体	196
第三节 重建传统媒体影响力	197
主要参考文献	201
后记	215

第一章

互联网传播的纷纭话语

自从 1994 年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直接连接，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已有 20 个年头。在这 20 年中，我国的互联网用户从最初寥寥可数的数百个发展到数亿规模。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购物、娱乐和社交的重要平台。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底，我国网民数量为 6.18 亿，即时通信的使用率高达 86.2%，网络新闻和搜索引擎的使用率也分别接近 1 成，网络游戏和网络购物的用户都超过 3 亿。^① 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必需品，并给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带来深刻改变。

从传播的角度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最令人瞩目的改观莫过于它大大增强了普通社会公众的传播能力。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受制于资本因素或媒体把关，普通个体面向社会的传播总是困难重重，他们的声音或者通常被大众媒介代理式表达，或者被大众媒介所遮蔽。互联网则使普通人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布信息，而且只要愿意，这些信息理论上可以被任何一个上网的人接收到。这制造了互联网时代种种特殊的传播景观，并吸引了诸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和问题关切点提出了种种解读。

第一节 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传播互动、去中心化的特征使人们觉得它有可能增强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人们期盼它能克服市场化媒介的诸多弊端，成为恢复（重振）民主政治活力的工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这个角度研究最常用的概念框架。

英国学者约翰·基恩是较早对互联网传播抱有乐观预期的

^① 《第 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 年 1 月 16 日。

学者。1992年,他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民主与传播媒介》一文,对市场中媒介所带来的弊病进行了深入阐发^①。在他眼里,“在传播自由和无限制的市场自由之间,有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市场将媒介从一种公众福利转换成可以被私人所占有的商品。在市场与政府的夹缝中,基恩对当时新兴的微电子媒介技术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认为这种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变得更加灵活、力量更强大,而且信息制作的费用又大大减少,并且难以被私有化。因此,基恩称其为“潜在的民主技术”。1998年,凯尔纳(Kellner)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互联网产生了新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s)^②,他认为,在论坛、聊天室、网页的纷繁讨论话题中,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的公共话语得以形成,在互联网上,批评性的意见可以在传播扩散中不断完善,互联网具有使民主重焕生机的潜力。

不过,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本身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粗略地说,其中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早期的完全独立的公共领域、制度化的操纵性的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介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最初使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以18、19世纪英、法、德社会为背景,在私人领域形成的“以阅读为中介,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网络,也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他为此限定的前提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但是,一方面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外,还存在着平民公共领域、亚文化公共领域,其影响和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和经济的转型,公共领域的结构也发生转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相渗透使独立的私人领域不复存在,公众分

① [英] 约翰·基恩著,冲礼译:《民主与传播媒介》,载于《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293页。

② Kellner, D. (1998). Intellectuals, the New Public Spheres, and Techno-Politics. In C. Toulouse & T. W. Luke, (Eds.), *The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 New Political Science Reader* (pp. 167–186). New York : Routledge.

裂为少数没有批判意识的专家和消费的大众,有组织的集团利益侵入保持中立的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很大程度上演变成制度性国家机关(议会)的公共领域,批判的公共性演变为操纵的公共性。哈贝马斯还非常重视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媒介业自身的发展,大众媒介已经不是公众讨论的延伸,而是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有计划制造的新闻和精心策划的公关事件所造就的共识使公共领域沦为传媒力量的注脚。在这一系列的转型之后,甚至连哈贝马斯自己也有些困惑:生活世界里的非正式意见的形成及其机制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①

要将这样一个复杂的概念用到网络传播的分析上,首先就要对概念进行清晰界定。戴伯格(Dahlberg)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话语伦理和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思想出发,将“公共领域”的条件概括为六项^②: 1. 独立于政府和经济的权力(autonomy from state and economic power),也就是讨论必须是基于公民关注,而非行政权力或商业媒介的驱动; 2. 对道德-实践有效的议题进行交流批判(exchange and critique of criticizable moral-practical validity claims),即讨论要提供论据,而不是简单地论断,这样的议题才具有可批判性; 3. 反思性(reflexivity),即参加者要对他们的文化价值、假设、利益,乃至更大的社会背景进行检讨; 4. 想象的角色代入(ideal role-taking),即参加者要能聆听他人意见,并从他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论点; 5. 真诚(sincerity),即参加者在考虑特定问题时,要设法弄明白讨论背后所有的信息,包括讨论者真正的意图、兴趣、需求和愿望; 6. 包容和平等(discursive inclusion and equality),即任何感兴趣者皆可平等参与讨论。戴伯格认为,在这六项条

①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00、28 页。

② Dahlberg L. (2001).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7(1).

件中,第一、二项是基础,它们决定了一个议题的话语是否具有互动性,以及是否具有审议性;其余四项则影响到具体话语的品质。

戴伯格所罗列的关于公共领域的六项条件是从哈贝马斯整体的理论思想出发,虽然有道理,但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共话语状况,在真实的社会中,很难全部满足,特别是关于反思性、角色代入和真诚这三项条件。即使如“独立于政府和经济的权力”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状况,实际上,在互联网发展高度商业化的今天,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互联网网站中鲜少有完全独立于商业势力控制者的。因此,普尔(Poor)简化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条件,并由此出发,将网上公共领域(online public sphere)的条件限定为四项^①: 1. 公共领域是一些话语空间,通常是媒介化的; 2. 公共领域允许新成员,特别是此前被排挤的成员加入; 3. 讨论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 4. 对观点的评判论事不论人。

在对互联网讨论的具体状况进行个案研究时,不少学者发现,网络讨论具有公共领域的一些最核心的品质。例如,坦纳(Tanner)对1998年智利人围绕前总统皮诺切特被捕一事的网上讨论所做的个案研究,^②她发现线上论坛具有与公共领域理论相关的四个特点,即可接近性、自由交流、协商结构和公众理性,因而构成公共空间,论坛参与者的争论不仅形成了一致舆论,而且产生了对过去时代的集体记忆,线上论坛由此而成为智利人重新和解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艾尔-萨格夫(Al-Saggaf)研究了阿拉伯世界的网络媒介在培育市民参与(civic

① Poor, N. (2005). Mechanisms of an Online Public Sphere: The Website Slashdo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0(2).

② Tanner E. Chilean Conversations: Internet Forum Participants Debate Augusto Pinochet's Deten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une 2001, pp. 383 - 403.

engagement)上的潜力^①。传统媒介在阿拉伯国家一般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它更多代表政府的意愿和立场。艾尔-萨格夫对伊拉克战争期间的阿拉比亚电视台(Al Arabiya)官网的网民发帖和跟帖进行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②,网民的评论内容虽然也受到政府监管,但阿拉伯人在网上不仅挑战电视台新闻报道中的战争观点,而且就事实真相提供了自己的版本,从而形成了网上公共领域。

尽管从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角度出发,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上的互动空间拓展和增强了公共领域里的理性批判话语,但他们也承认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仍然有它的局限性。例如,戴伯格在讨论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特征时就提出了六点担忧^③:日益加剧的互联网商业化发展威胁到公众在线互动的自主性;网络审议鲜少具有反思性;在线论坛鲜少具有聆听他人和容忍差异的品质;对有关身份的陈述和信息难以核实;由于社会不平等,仍然有许多人被排除在网络论坛之外;网络话语不管是从数还是从质的角度总是倾向于被一些个人和群体所主导。帕帕切瑞西(Papacharissi)则从互联网传播的技术特性出发提出三点质疑^④:1. 互联网的数据存储和回溯能力可能会混淆讨论和信息,而其他传播方式则无此虞,另外,互联网接入的不平等和新媒介素养都限制了网上公共领域的代表性;2. 网络技术使全球讨论成为可能,但也使政治话语碎片化;3. 在全球

① Al-Saggaf Y. (2006). The Online Public Sphere in the Arab World: The War in Iraq on the Al Arabiya Websit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311 – 334.

② 阿拉比亚电视台2003年3月正式开播,建立初衷在于挑战成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它在阿拉伯和非阿拉伯国家均驻有记者,用阿拉伯语报道新闻,电视台的所有人和管理者均是沙特人。

③ Dahlberg L. (2001).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7(1).

④ Papacharissi, Z. (2002). The Virtual Sphere: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 4(1), 9 – 27.

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网络技术最大的可能是适应当下的政治文化,而不是去创造一种新文化,因为技术可以为政治讨论创造新的空间,但不能保证这个空间变成公共领域。

无论如何,新的技术毕竟给公共讨论带来新的特征和挑战,而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总结起来,这些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异步媒介化交流与面对面交流的差异。互联网交流是借助电脑进行的,参与讨论的人不但所处空间有异,在时间上也经常不同步。和传统的咖啡馆式的面对面交流相比,这种交流方式上的差异对公共领域的讨论究竟有何影响?乌尔里希(Ulrich)认为^①,互联网传播的异步性与传统媒体的编辑把关迥然不同,因此,并不对公共领域构成严重影响,相反,跟面对面交流相比,异步交流还有助于对所讨论问题进行更深入思考和更全面的反思。社会在场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和媒介丰裕度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也经常被用来分析面对面交流和网络交流的差异问题。不过,米因(Min)认为^②,从审议民主的角度来说,“理性”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概念,“理性”也直接关系到公众意见的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网络交流逊于面对面交流。他通过控制试验比较了线上和面对面审议式讨论的效果,结果表明两种交流方式都增进了参与者对议题的了解,增强了参与者的政治功效感(potential political efficacy),以及参与政治活动的意愿。

二、互联网传播中的地方性和全球化的问题。互联网带来全球受众,网络上政治讨论也相应全球化,这使一些本来纯属国内政治的事件产生严重的全球影响。但是,在脱离了地方文化和地方政治的语境下,这种全球化的讨论会对意见形成和意见

① Ulrich, J. (2004, June). The Internet as a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CT and learning in regions conference, Aalborg Congress Centre, Denmark.

② Min S. (2007). Online vs. Face-to-Face Deliberation: Effects on Civ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369–1387.

结构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原先松散的地域局限的公共领域所不曾遭遇的新问题。多艾和纳弗尔(Douai & Nofal)以瑞士和美国的两项行政决定为案例，研究了阿拉比亚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这两家阿拉伯电视台官方网站上的网民讨论情况^①。两个作为研究对象的案例分别是：2009年11月瑞士宣布境内禁止建造清真寺，同年12月纽约市议会批准在911遗址附近建立伊斯兰社区中心的项目。研究发现，在两个案例中，两家网站的网民反应都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两极化倾向。以半岛电视台网站为例，就瑞士禁止建造清真寺的决定，反对瑞士禁令的评论占20%，支持禁令占56%；就纽约市议会决议，支持者占59%，反对者占20%。研究者认为，网民对案例的讨论框架与电视台官方立场有明显差异，这表明网民讨论体现了网上公共领域的自主性。但调查也表明，不少参与讨论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阿拉伯人士，而是一些居住西方或其他地方的说阿拉伯语的外籍人士。对这些国际事件，外籍人士的经验阅历使他们的观点具有特别的说服力。这意味着，全球化的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程度上意见的混合，这或将重塑政治认同。

三、互联网传播平台的技术控制因素。互联网是一个高技术的平台，这个平台上软件和硬件的不同技术设计都可能对依托于其上的讨论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莫里孙和纽曼(Morison & Newman)观察到互联网应用界面影响到人们在网上写作和商讨的方式，即时讯息系统上人们总是匆忙地发言，而BBS系统则允许人们提交慎重思考过后的言论^②。萨克(Sack)则将互联网这种基础的技术设计称为“话语架构”(discourse

① Douai A. , & Nofal H. (2012). Commenting in the Online Arab Public Sphere: Debating the Swiss Minaret Ban and the “Ground Zero Mosque” Onlin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 17: 266 - 282.

② Morison, J. & D. Newman (2001). Online Citizenship: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New Labour's Britain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Computers and Technology* 15(2) ; 171 - 194.

architecture)^①, 可谓非常贴切。赖特和斯屈特 (Wright & Street) 总结欧洲政府网站论坛的三种技术设计模式^②, 这三种技术模式都直接限定了网民可以对怎样的议题, 以及用怎样的方式来参与讨论。其一是“政策论坛”模式, 网民发言将直接影响到决策过程, 因此这类论坛都是高度结构化的, 人们可以阅读政策文件, 但只能就特定的问题发表意见。其二是“说一说”模式, 结构化程度低, 网民可以就任何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发表意见, 其结果是讨论的聚焦程度低, 对政策的影响也相对有限。其三是混合模式, 同时设置“政策论坛”和“说一说”板块。基于此, 赖特和斯屈特认为在研究互联网审议性话语时一定要将技术设计的因素纳入考虑。

普尔以源代码开放的 Slashdot 论坛为例, 具体分析了网上公共领域的运作机制。实际上, 面对网上超大规模的用户和大量发布的议题, 以及一些用户存在滥用系统的行为, 传统的聆听和商讨是无法进行的, 以某种形式对议题进行调控在所难免。Slashdot 论坛主要使用技术手段来对人们的阅读和讨论进行调控^③。这些技术手段包括: 1. 评分系统, 用户可以通过查看帖子的评分, 过滤那些相对无用或无关的议题与话语。2. 积分威望系统: 那些在论坛发布无用信息并被调控的用户将被减去积分和威望; 相反, 发布有用信息并被采纳的用户将获得积分和威望。3. 主持人审核系统。除了论坛管理方的审核外, 面对庞大的信息量, 根据论坛系统设置的条件, 一些用户也可以获得临时的主持人权力来审核信息。

-
- ① Sack, W. (2005). Discourse Architecture and Very Large-scale Conversation. in R. Latham and S. Sassen (eds) *Digital Formations: IT and New Architectures in the Global Realm*. pp. 242 – 28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② Wright S., & Street J. (2007). Democracy, Deliberation and Design: The Case of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 *New Media & Society*. 9: 849 – 869.
 - ③ Poor, N. (2005). Mechanisms of an Online Public Sphere: The Website Slashdo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0(2).

实际上,即使是一些更微小的技术手段也会对互联网上的讨论状况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国内论坛经里常用到的“只看楼主”设置,这一技术应用允许用户在浏览一个帖子时只看到主帖发帖者的言论,而跳过大量其他参与者的发言和互动讨论的过程。这似乎违背了传统公共领域理论里关于聆听他人意见的基本要求,但在一个帖子动辄有成千上万回复的论坛里,“只看楼主”的技术设置确实可以使浏览者用最短的时间大致把握意见发展的脉络。这是网上讨论可以容纳无限大规模参与者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其他值得深入关注的技术设置还包括论坛帖子的排序、对帖子的置顶处理,是根据最新恢复、最新发帖的时间,还是根据最多回复的次序来排列帖子,都直接影响到人们在网上讨论的话语状况。

四、互联网不是一个公共领域,而是有多个公共领域。从理论上互联网是个全球化的平台,但在实际运作中,不少学者发现,就单个互联网站点来说,它所聚集的往往是某个层面相似度比较高的同一个群体成员,不同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不同的站点。因此,学者们认为,互联网上并不存在单一的公共领域,而是多个公共领域并存。例如,艾尔-萨格夫对阿拉伯语论坛 Al-Saha Al-Siyasia 的研究就发现,这个站点聚集的网民主要来自沙特,他们讨论的都是本国政治和内部公共事务,他们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往往采取一致立场,表达对政治决策和政府官员的反对意见,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些讨论还有可能引发集体行动^①。基于互联网讨论的这种特点,富特和施奈德(Foot & Schneider)提出用“网络领域”(Web sphere)这个概念来限定“网络公共领域”(online public sphere)的内涵^②,因为网络公共领域通常是指

^① Al-Saggaf Y. (2006). The Online Public Sphere in the Arab World: The War in Iraq on the Al Arabiya Websit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311 - 334.

^② Foot, A., & Schneider, M. (2002). Online Action in Campaign 2000: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U. S. Political Web Spher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2(2), 222 - 244.

某个单一的站点,但有时又跨越多个站点,其边界变动不居,这样构成公共领域的站点也是变动不定的。而网络领域则是指“围绕核心主题(议题)跨越多个站点的动态数据资源所构成的超链接组,共享的主题和临时的框架划定了网络领域的边界”。

第二节 群体极化的风险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又译团体极化)概念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群体决策(group decision)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多项研究发现,群体决策在方向上与个人决策一致,但比个人决策更倾向于极端化。比如,个人决策倾向于保守,那么群体决策的结果会更保守;如果个人的倾向是冒险,那么群体决策会更具风险性。这种群体决策向极端偏移的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①。群体极化的原因有三种解释^②: 1. 说服理由假设(persuasive argument hypothesis),即在群体讨论中,因为其他成员提出新的理由支持某项观点,所以会加重态度偏向极端的程度; 2. 社会比较和自我展示理论(self presentation processes),即在群体讨论中,人们会首先了解他人感受和群体意见倾向,为了能够在群体中受欢迎,许多人会同意他人观点并表现得更极端一些。 3. 社会认同过程(social identity process),即在群体讨论中,个人重视群体认同就会感受到压力,从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以和群体标准保持一致。

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贾尼斯(Janis)还根据一系列真实世界里的事件提出团体思维(group think)观点,认为当群体具有高凝聚力、与对立观点相互隔绝、领导者的风格是命令

①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5页。

② Taylor, Peplau, Sears著,谢晓非等译:《社会心理学》(第十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